

莊子集釋

埽藥山房石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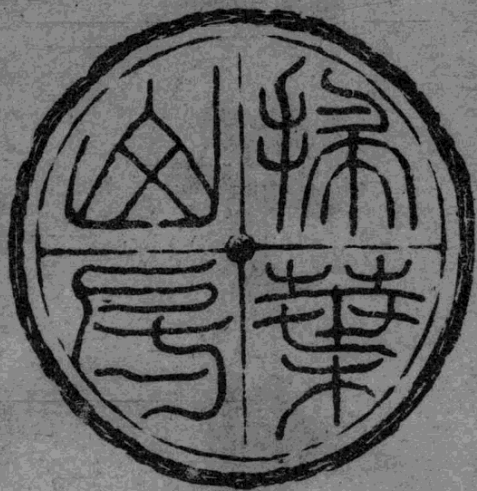


郭慶藩先生輯

莊子集釋

瑞葉山房石印

民國十四年石印



發 行 所

上海彩衣街

上海棋盤街

蘇州閻門內

漢口四官殿

松江馬路橋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澹為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  
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極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閱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  
然而為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  
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  
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為挈水之  
椽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椽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  
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為君而有  
蚩尤以堯為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  
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  
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為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為真經無揀於安  
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  
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  
矣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為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為洛誦之孫已

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遺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宜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跡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道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道者銷也遠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逍遙然靡所不為以斯

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威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道忘耳



莊子集釋卷一

內篇道遙遊第一

**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

**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遙一也宣容勝負於其間哉慶藩桑劉義慶世說新

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錯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昏馬寺中將馮太

常共語因及道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鵬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玄道義曰夫外鵬是諸名賢尋味

之起榆枋小大雖殊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道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其待

然後道迷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天變為能無待也常通者明至人之心已從其待

不失其所待不與物競以游於廣漠之野而適於天壤之間也夫以在而笑之有於心

至道而寄指騰鵬以遊於廣漠之野而適於天壤之間也夫以在而笑之有於心

猶則一飽而適於天壤之間也夫以在而笑之有於心

此向郭之飽者適於天壤之間也夫以在而笑之有於心

注所末盡道音銷亦忘如禮檀弓消搖慶藩桑劉義慶世說新

引太玄翁首雖消搖蒼天不也茲漢開石闕門漢書道消相如選宋玉辨聊消搖

以相羊後漢平憲王消搖者傳之漢書道消相如選宋玉辨聊消搖

通宏決而遊天替夜云消搖者傳之漢書道消相如選宋玉辨聊消搖

首篇曰道又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道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釋文

夫小大符之場直良事稱尺證各當反丁浪其分符問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巨過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

北冥亦作溟魚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無涯也

三十一大東方朔十洲記云水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

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冥為名也釋文謂鯢鯢音昆李戾温

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鯢魚子

生者曰鯢鯢即卵字許慎東京賦撰鯢鯢薛綜注鯢魚子

未出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已者也釋文引李頤其幾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

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

略之耳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以負山岳而捨故揚鵬步登反徐音朋郭南登

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飛鵬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

為朋黨字林云鵬朋黨也為風字盧文弨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故以正朋

慶藩案廣川書跋寶鉦銘通雅四夫莊音符發句性分符問反以鵬今案文義故以正朋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亦示修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背

修者也故起翅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  
背負青天翥翥翔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

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閒哉

沈性殊逍遙一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冥雖復昇

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啟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滯

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鵬之

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為運其身體也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反下大處昌慮反何厝也措置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

然非樂然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然非樂然也搏闕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已

宣措情乎哉

士子集 卷一 婦葉山房石印

也怪水擊也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跟踉搏徒端反也馬云搏飛而上也一音博崔云拊翼

於攻工記之搏植亦云劉音七亮反別字體非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引

馬云擊猶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通雜體詩注引司馬曰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

而上行者若扶搖也范彦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引司馬曰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

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九百二十七初學記一竝引司馬曰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

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圍之也古借作專漢書天文志騎氣卑而

布卒氣搏如瀉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轉音有手圍之也古借作專漢書天文志騎氣卑而

舉也釋文所引扶搖徐音暴風從下上也馬云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郭而

未得搏字之義引扶搖璞云暴風從下上也馬云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颺郭而

上註同反自勝音升決然喜缺反數切下同非樂音微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

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

家世父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與下時則搶反七羊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不至而控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搶七羊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注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爾雅云邑外曰野此言青春之

時生陽氣發動遙望數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王曰塵塵之外曰野此言青春之

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烟張決起之翅搶榆枋而自得斯昏率性而資待宜異故鵬

動稟造化非有情於遐邇宣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野馬云表

月澤中游氣也崔云天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字古通用集韻吹慶藩樂吹吹二

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字古通用集韻吹慶藩樂吹吹二

子仲尼篇可吹而境也本書在宥篇從容無為而萬物收累馬注並云吹與吹同又案

莊生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息相吹蓋喻鵬之純任

心自然郭氏謂鵬之馮以飛者疑誤所馮文昭曰今注作憑改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心自然郭氏謂鵬之馮以飛者疑誤所馮文昭曰今注作憑改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

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

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疏仰視圓穹甚為迤邐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豈

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釋文色邪餘嗟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

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釋文色邪盧文弨曰嗟反今據易

正釋文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天則質

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陷也謂

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堂地之間將草

葉為舟則浮沉靡滯若還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釋文且夫音覆

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適道釋文且夫音覆

芳服杯崔本坳堂於交反又為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芥音適反徐古邁反

也則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證反其濟子細反本又之生本亦作至當丁浪

皆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疏此合喻也夫水不可載浮

起檣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

此大鵬之道遙也注培重也天折也閼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者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

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釋文而後乃今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

自致得所道遙南海不亦宜乎釋文而後乃今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

一非風絕句故言馮藩菜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視周反本或作陪鵬反

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繆傳更封

為削城侯顏師古曰削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馮相陪侯陪馮相陪是也證馮字

折闕注徐於葛反其音馮也今案說文培益也培風者以風益背負青天字屬上句天司馬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苟足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

一也注螭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蝮螭鶯鳩鵲也即今之班鳩是也決卒疾之貌

資風水以高飛故噴彼形大而助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枋而栖集

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道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遙九萬里同本或

南通胡為以小笑大夸企自釋文蛸音條學鳩如字音於角反本又作鶯音同本或

息而道遙者未之有也李鶴鵬也毛詩草木疏云鶯鳩音預選江文通雜體詩鶯斯蒿下

其羽是也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鶯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鶯斯蒿下



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鶯鳩小鳥毛莖詩傳曰鶯斯鴟居鴟居鴟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鶯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鶯鳩小鳥也此經後人窺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釋文字學或作鶯說文鶯鳩當是兩釋文引諸說似未分曉我

鶯山鶴作學蓋鶯字鳩為五鳩之總名鶯鳩當是兩釋文引諸說似未分曉我

決向徐喜缺反專呼槍七良反司馬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槍突也俞樾曰王

証此文則字徐音踰方李檀本也崔云本也或曰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海為亦當訓為或榆木名也枋盧文弼曰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條字誤控投也又云引也

即承上文而言也俞樾曰而字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為此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於千里之途路既迢迢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莽莫浪反或蒼七蕩反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三食反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春束容糧音之二也支遁云冢間也崔云草野之色

蟲又何知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遠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宜有情於優劣道遠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為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故名鵬為長不足以為知鵬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鵬蜩也失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謂蜩鳩至小不足以知鵬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鵬蜩也失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卷一 掃葉山房石印

大年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異此羣異異方

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

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

道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釋文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

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釋文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跋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反後累物下皆同冥以知其然也釋文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朝菌不知晦

朝菌月終謂之晦月且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朝而於暮故曰

朝菌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秋死故云大芝也天陰生朝上見日則死一夏長秋且斯

言齡命短促故釋文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朝上見日則死一夏長秋且斯

謂之小年也釋文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朝上見日則死一夏長秋且斯

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啟生之芝也啟音况物反者不

文昭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生適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啟生之芝也啟音况物反者不

九百四十八引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朝上見日則死一夏長秋且斯

引注所引小異又案王引之曰案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水狀似蠶蛾一名孽母據

此則朝秀與惠姑皆蟲名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

言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晦朔日之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

說之也廣雅正作朝蜉以其為蟲故字從虫耳本亦作蟪同盧文弨曰姑音姑司馬云惠

蓋朝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惠今本作蟪係說文新附字姑音姑司馬云惠

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今本蟪係說文新附字姑音姑司馬云惠

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蟪蛄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

蟪蛄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蟪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惠姑亦名蟪蛄春生夏死又音遼姑音彫螿音將慶藩案

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

南以三千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

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釋文

冥本或作靈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

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

千歲慶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漏引大椿倫

反司馬云木一名檠檠木槿也崔音檠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

歲為一年慶藩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此木三萬二千

所引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

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